



□ 12  
1326  
34



孟子大全

告子上

1326  
34



開正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一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勿軒熊氏曰首章至六章言性七章至十九章言心末章言學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

柳為桮棬

桮音杯棬音丘圓反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梲

梲音蔡

柳桮棬屈木所

為若卮匱

卮音移

之屬

朱子曰桮棬似今棊枰

北人以此為箭

謂

之柳箭也

即

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

人

而後

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荀子性惡篇人偽也

朱子曰

告子只是認氣

為性見得性有不善須

柳也義上脫一仁字

○魯

朱子釋性字指



性之全體而言。不是解告子所言之性。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也。音戕

牆與平聲。夫音扶。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

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桮棬。子曰。杞柳必矯揉而後為桮棬。性非矯揉而為仁義。孟子

子辨告子數處。皆是辨倒。著告子便休。不曾說盡道理。○南軒張氏曰。人之為仁義。乃其性之本然。自親親而推之。至於仁。不可勝用。自長長而推之。至於義。則為失其性矣。而告子乃以人性為仁義。則是性別為一物。以人為矯揉而為仁義。其失豈不甚乎。○變源輔氏曰。不言

戕賊人之性。而言戕賊人者。人之所以為人者。性也。○西山真氏曰。告子之說。蓋謂人性本無仁義。必用力而強為。若杞柳本非桮棬。必矯揉而後就也。何其昧於理邪。夫仁義即性也。告子乃曰。以人性為仁義。如此。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也。其可乎。夫以杞柳為桮棬。必斬伐之。屈折之。乃克有成。若人之為仁義。乃性之所固有。孩提皆知愛親。即所謂仁。及長。皆知敬兄。即所謂義。何勉強矯揉之有。使告子之言行。世之人必曰。仁義乃戕賊人之物。將畏憚。而不肯為。是率天下而害仁義。其禍將不可勝計。此孟子所以不可不辨也。○雙峯饒氏曰。性者。人所稟之天理。天理即是仁義。順此性行之。無非自然。元無矯揉。集註解性字。是朱子指性之本體而言。不是解告子所言之性。禍仁義與楊墨克塞仁義相似。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湍。音回。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慶源輔氏曰。告

子本以氣為性此說亦然故曰因前說但前說以性為惡必矯揉而後可為善而此說則以性為本無善惡但耳此其為善可以為惡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揚子脩身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歟○朱子曰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揚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成於脩亦有小異故曰近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

不善者也朱子曰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韞善亦可知矣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音夫

扶搏補各反

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

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擊所使而逆其性耳謝氏

水之就下但非水之性○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

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新安陳氏曰反之猶云逆

同彼乃復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南軒張氏

也蓋荀子謂人之性也柳之論也揚子之言性湍水之論

性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故也告

子不識大本故始譬性為祀柳謂以人性為仁義今復

譬性為湍水謂無分於善不善夫無分於善不善則性

果為何物耶論真實之理而委諸茫昧之地其所害大

矣善乎孟子之言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可謂深

切著明矣○西山真氏曰水之性未嘗不就下雖搏擊

之可暫違其本性而終不能使不復其本性。人之為不善者，固有之矣。所以然者，性為物欲所誘，利害所移，而非其本然之性也。故雖甚愚無知之人，譬如以惡逆斥之，以盜賊解不變色者，至於見赤子之入井，則莫不木腸而救之。朱子章句數言盡之矣。新安倪氏曰：先師謂當看集註本性之本字。雲峯謂須看集註定體二字。水之定體無有不下。性之定體無有不善。可使過類在山為不善。三使字皆非定體。竊謂本性者，本然之性。定體即此性本然之定體也。若有使之者，則出於人力之所為，而非此性本然之定體矣。貫二先生之說而一之。於本字定體字皆能著眼。則朱子釋孟子之深意可見矣。○東陽許氏曰：告子謂性本無善惡，但可為善，可以為惡。在所引者如何爾。故以水無分東西為喻。孟子亦就其水以喻之，謂性之必善，譬猶水之必下。告子所謂決之者，人為之也。非其自然之性也。若人欲拂水之性，甚至可使逆行。况東西乎。人之為善，順其本性也。其本性就下順。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朱子曰：生之謂性，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却不知人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全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生之謂性，性之謂理，謂性。○問氣出於天否。曰：性與氣皆出於天。性只是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之善，固人所同。氣便有不齊處。○物也有這性，只是稟得來偏了。這性便也隨氣轉了。○慶源輔氏曰：人物之生，則有知覺能運動。死則無知覺不能運動也。○雙峯饒氏曰：生活也。其所以能知覺運動，為是箇活底物事。有生之初，稟得天地之生氣，所以有這活底在裏面。告子是見得這氣不為見得這理，蓋精神魂魄之所以能知覺運動者，屬乎氣。其所得於天，以為仁義禮智之性者，則屬乎理。告子認氣為性，故云生之謂性。問知覺運動何分。曰：總言告子論性之，都是精神分言之。則知覺屬心運動屬身。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論性數章皆本乎生之謂性之一言。何也。朱子曰：告子不知性之為理，乃即人之謂性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

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既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又為端水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未喻已之意也。遂於此章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以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為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端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然則告子固指氣質而言。與。告子所謂性。固不離乎氣質。然未嘗知其為氣質。而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足之運。奔。皆性也。只說得箇形而下者。且如手能執。捉。若執刀。胡亂殺人。亦可為性乎。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曰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白羽之曰也。猶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初加楚。反。

別也。白羽以下。新安陳氏曰。白羽至輕之白。與白。雪不堅之白。白玉堅潤之白。質本。同。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

也。朱子曰。犬牛人之形氣既具。而有知覺能運動者。生也。有生雖同。然形氣既異。則其生而有得乎天之理。亦異。蓋在人則得其全。而無有不善。在物則有所蔽。而不得其全。是乃所謂性也。今告子曰。生之謂性。如白之謂白。而凡白無異。白焉。則是指形氣之生者。以為性。而謂人物之所得於天者。亦無不同矣。故孟子以此詰之。而告子理屈詞窮。不能復對也。勉齋黃氏曰。告子既不知性與氣之分。而直以氣為性。又不知氣或不齊性。



因有異而遂指凡有生者以為同是  
以孟子以此語之而進退無所據也  
○愚按性者人之  
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  
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  
朱子曰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善惡有所分矣新安陳氏曰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字上聲讀有形以上便是無形之理性即理也有形者以下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便是有形之器氣有形者也  
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  
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  
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  
學中庸首章曰大問皆以為人物之生理同而氣異而此則以為氣同而理異何也朱子嘗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也嘗因是而推之蓋自

大本大原上說大化流行賦予萬物何嘗分人與物此  
理之同也但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氣之偏且塞  
者此氣之異也人物既得此氣以生則人能知覺運動  
物亦能知覺運動此又其氣之同也然人得其氣之全  
不能不異矣理同而氣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初說氣同  
而理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後說朱子之說精矣  
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  
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  
縱將密橫縷反戾紛紜反錯而此章之誤乃其  
本根所以然者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  
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  
之其義精矣  
朱子曰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此義上有一點明其他更推不去○論人與物性之異固由

氣稟之不同。但究其所以然者，却是因其氣稟之不同。而所賦之理固亦有異，所以孟子分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有不相同者，而未嘗言犬之氣、牛之氣、人之氣，亦不相同也。此章乃告子迷謬之本根。孟子開示之要切，蓋知覺運動者，形氣之所為。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賦。學問者，於此正當審其端，上全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不也。○勉齋黃氏曰：夫性者，禽獸而不自知，己性之六全禮智之屬是也。性者，萬物所得乎天之氣也。有知覺而能運動者，是也。性者，萬物之一原，有生之類，各得於天。固無少異，但所稟之氣，則或值其清濁美惡之不一，故理之所賦，不能無開塞偏正之異。此人物之所以分也。然以氣而言，則所稟雖殊，而其所以為知覺運動者，以無甚異。以理而言，則其本雖同，而人之有是四端，所以為至靈至貴者，非庶物之可擬矣。告子之學，不足以此。但見其蠢然之生，即以爲性，而又謂凡得此者，無有不獸之別，是不惟不知性，亦不知氣。不惟觀於外者，亂於雙峯饒氏曰：人說孟子論性不論氣，若以世章觀之，未嘗不論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

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

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朱子曰：告子先云

本皆以仁義爲外，皆不出於本性。既得孟子說方略，認仁爲在內，亦不以仁爲性。故曰：內以性制，是非者爲義。故告子以生於愛者爲仁，故曰：內以性制，是非者爲義。故曰：外。南軒張氏曰：食色固出於性，然莫不有則焉。告子舉物而遺其則，其說行，天理不行，而人欲莫遏矣。○慶源輔氏曰：人之甘食者，知其食之美，而甘之也。悅色者，知其色之美，而悅之也。告子雖知以仁爲內，而不知愛是情也。○雙峯饒氏曰：告子雖知以仁爲內，而不知愛是情也。仁是性，愛不便是仁。愛之理是仁，今便指愛爲仁，已是不識性了。如義則，是心之制事之宜，事之宜者，雖在彼，而其所以裁制而得其宜者，全自在我。若非我有箇義，如何處得物。告子認以爲外，可謂全無見識矣。觀告子

前面數章之意。謂性中仁義都無。到這裏又却有仁而無義。皆是逆理。○雲峯胡氏曰。告子所謂仁內義外者。皆自食色說來。以食色為性。言性既粗。故言仁義亦粗。甘食悅色。是自家心裏愛那食色。愛便屬仁。便是仁愛之心。生於內。至若食色。却有可愛者。有不可愛者。則是事物之宜。由乎外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朱子曰。知辨別那利害處。正是本然之性。所以道彼長而我長之。蓋謂我無長彼之心。由彼長故。不得不長之。所以指義為外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

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

與平聲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宜衍。李氏曰。或有關文焉。愚按白

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

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

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

矣。朱子曰。白馬白人。我道這是白馬。這是白人。言之則一。若長馬長人。則不同。長馬則是口頭道箇。若大底

馬若長人。則是敬之心。發於中。從而敬之。所以謂義內也。○慶源輔氏曰。人孰以長人之心。長馬乎。其所以

然者。吾心之義。有不同耳。義蓋隨事之宜而裁之也。

曰。吾弟則愛之。素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

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以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者秦人之多無以異於者吾多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亦亦有外與者與嗜同大音扶

言長之者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

因其所明者而通之南軒張氏曰長則同而待吾之長與待楚人之長固自間矣其分之

殊即所謂義也觀其義外之說固為不知義矣不知義則其所謂仁內者亦烏知仁之所以為仁哉○慶源輔氏曰爰在外而者之在我長在外而長之者在我初無異也告子所明者食色故取譬於者爰因其所明通其所蔽亦納約自備之意也○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辨屢屈而

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

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音魯莫補

毋黨三反而不得其正也夫義所以裁制其在外者而其在外

外也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深闢之

○孟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

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

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子乎彼將

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

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

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弟子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

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

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趙氏曰因時制宜所謂義也凡叔父之當敬此理之

常若弟在尸位則祭時暫當裁以視如祖考之義而敬弟鄉人在賓位則宴時暫當裁以尊賓之儀而敬鄉人

此皆暫時之敬耳或常或暫因時而裁制其宜皆本於吾心爾故曰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

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飲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者矣之義其峯胡氏曰此亦者矣

直與在外而斟酌其可飲不可飲存乎心然則事物之宜在乎外而所以斟酌事物之宜則在乎心也

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

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慶

輔氏曰皆以善為外則便於性之本體偏枯了以能知人性之本義既不知人性之本善則不能知人皆可以

為堯舜哉。○若室陳氏曰：禮敬之義在外，如叔父如弟，如鄉人，皆指外而言。故告子以義為外，然敬之所施，雖在外而所以行吾敬處却在內。如當敬人，所以權其事故，父當敬弟時，則敬弟當敬人，則敬人所以權其事故。而為之差別者，則此理之權度，亦嘗不在吾心。故公都子以此折之，其辭簡而理勝，所謂不迫切而意已獨至也。○新安陳氏曰：集註於此，又提挈綱領，以示人，獨秉性也。堯舜性與人同，不能盡其性耳。人惟性善，故皆可以為堯舜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新安陳氏曰：只認能知為性，而任意為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新安陳氏之無所謂善惡，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新安陳氏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胡文定公論性，謂性不可以善言，總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只是贊歎之辭，說好箇性，如佛言善。

哉善哉。五峯論性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雜，不可以是非分。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此即湍水之說也。

新安陳氏曰：謂性可善可惡，惟上所道如湍水可東可西，惟人所決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

韓子原性，篇性也者，與生也。性之品有二，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朱子曰：韓子三品之說，只說得氣，不曾說得性。

此章三者雖同說氣質之性然兩說日之論猶知分辨  
善惡惟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以此無善無惡之  
名傳無分則雖為善為惡總無妨也與今世不擇善惡  
顛倒是非而稱為本性者何以異哉陳氏曰韓子謂  
人之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似看性字  
端但分三品又差了三品只說得氣稟然氣稟不  
齊或相什百千萬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  
豈但三品而已哉

書稱微子為商二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

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變源輔氏曰先儒皆謂若為順言順其本  
善六待順之而善也且此乃若正與情者性之動也人  
下文若夫字相對故斷以為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  
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

矣宋子曰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所以告子問性孟子知  
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情也惻隱是仁發出來的端芽  
如一箇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為萌芽是情也所謂  
性只是那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北溪陳氏曰在心裏  
未發動底為性事物觸着便發動出來底是情這動底  
只是就性中發出來底是物欲而動不從本心發來便  
來便是善其不出節是感物欲而動不從本心發來便  
有不善○慶源輔氏曰情只是性之動因其情之善而  
有不善此則又因其性之本善若程子謂天下之動因  
安陳氏曰性渾然全體在性中未發無形象可見動而  
情方可見耳仁義禮智之性動而為惻隱羞惡辭遜是  
非之情所謂本善可為善而不可為惡者也因其情之  
善而可知其性之本善蓋趨其流而知其源也如水之  
初流乃尚清則可知其未流之先清也必其源也如若其  
之意下文乃也包其未流之先清也必其源也如若其  
盡發此意耳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夫奇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是形體說如說材料相似○問才與材字之別○子曰是兼形體說如說材料相似○問才與材字之別○子曰是為未嘗有材用木旁材字便是指適用底說非天之降才爾殊便是就義理上說○情是這心裏動出有箇路味曲折隨物恁地去才說○情是這心裏動出有箇路人做得有不善處可見其才○性如水情如善之流情既發則有善有不善在人如何耳才則可為善者也彼其性既善則其才亦可以為善今乃至於為不善是性非才如此乃自家使得才如此故曰非才之罪○問性之所以無不善以其出於天也才之所以有善不善如其出於氣也要之性出於天才亦出於天何故便是天理形而下者只是那查滓至於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全

者也○問孟子言情與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有染汚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未染只是白也又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情則性之動而有為才則性之具而能為者也性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也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善以矣○西山真氏曰善者性也而能為善者才也性以體言才以用言才亦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今乃至於為不善者豈才之罪也哉陷溺使然也○雙峯饒氏曰孟子是指那好底才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所謂良能是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國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鑠式灼反惡去聲



卷二十一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此溪陳氏曰恭就貌上說敬就心上說鏢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

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克以盡其才也

曰惻隱羞惡心也。能惻隱羞惡發揮之至於仁義不可勝用者才也。問不能盡其才曰。才是能去。恁地做。底性本好發於情也。只是好。到得動用去。做也。只是好。不能盡其才。是發得略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做去。若盡惻隱之才。則必當至於一介不取。子祿之天下。弗顧。千駟弗視。這是本來自合。恁地滔滔。做去。止緣人爲私意。阻隔。多是此發動後。便過折了。天便似天子。命使似將。告勅付與。人。性便似人所受。職事。情便似親臨。這職事。才便似去。動作。行做。許多事。○人皆有許多才。聖人却做許多事。我不能做。得許多事。出故謂相倍。發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一性之中。萬善完備。發用出交。事事做。得便是。

盡其才。○其未發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籠洞。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於過朝。則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子。枅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性也。惻隱至是非性。之動。而爲情也。皆謂之心。仁義禮智性也。惻隱至是非性。於本性。非如火之銷金。自外至內。但人自不思不求耳。○西山真氏曰。物有求而弗得者。在外故也。性求其在。我者。何不得之。有思而求之。則得之。而全其本善。不思。極於無算者。皆不思於惡。善惡相去之遠。由一倍五倍。而然之才。初無限量。極天下之善。無不可爲。今乃如此。是。有才而不能盡其才耳。曰。思曰。求。而又曰。盡。皆孟子突。人處。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克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

耳雲峯胡氏曰前篇於四者言端欲人克廣此不言端而直因用以著其本體發八體認前以辭讓為禮之端辭讓皆以發乎外者言此曰恭敬則兼以外與內而言故不必言端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好去聲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齊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情無不好此懿德者新安陳氏曰於好字上見得是情相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

說皆不辨而自明矣蔡氏曰惻隱等是性之初發動處以明未發動之理又舉蒸民

詩者當然之則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性之本然惟人之生各秉其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容已也所謂懿德即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者即指上文秉彝而言天命之所謂物之則也其人性之所秉者謂之彝存於心而有所得者謂之德實一而已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如一故字於好是性之上其旨愈明矣孟子舉此者蓋謂秉彝懿德即是常性心之所好者德即是情之發動者不外乎性就性初發動為情處指出以示人○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方見得性之本無不善也

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朱子曰理精一故純氣粗故雜○理如寶珠氣如水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

氣則必有其理。但氣稟之清者為聖賢，如珠落在濁水中。又曰：論性不論氣，不脩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朱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其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義理之同。孟子之言性善者，前聖所未發也。而此言者，又孟子所未發也。○本然之性，只是至善，然不以氣質論之，則莫知其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故有所不脩。徒論氣質之性，而不自本原言之，則雖知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之不同，而不知至善之原，未嘗有異。故有所不明。須是兩邊都說，理方明備。○北溪陳氏曰：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闕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底道理。○全不備。○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潛室陳氏曰：孟子性善，從源頭上說，及論紛紛，才只是說善，不論氣質清濁厚薄，是不脩也。諸子紛紛之說，各自把氣質分別，便作天性看了，其不明之失，為害滋甚。○孔門性相近，習相遠，却就氣質之性上論清濁，至說上智下愚，乃論得氣清之十分厚者為上智，氣濁之十分薄者為下愚，其間相近者，乃是中人。清濁在四六之間，總起是三等氣質。此說

乃是與孟子之說互相發明。要知孔子是說氣質之性，孟子是說源頭本然之性。諸子只是把氣質便作本然之性看，錯了。○新安陳氏曰：須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朱子曰：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專指氣而言。○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氣質之本，即此理。墮在氣質之中，而非別有一性也。○性只是理，無那氣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一性之清，明則不蔽固。此理順發出來，蔽固少者，發出善之理，勝蔽固多者，則私欲勝，便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只被氣質有昏濁，則私欲勝，便得本原之性。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言○氣質之性，感如退之說，性三品也。是但未曾分明說得氣質之性，耳。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疎。使張程之說，早出則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等，自不用爭論。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混矣。

○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然於牛子生之謂性之辨亦  
既微發其端矣但告子辭窮無復問辨故亦不得而盡  
其辭焉至周子出始復以窮陰陽五行之說以明  
人物之生其性則同而氣質之所從來其變化錯綜有  
如此之不一齊者至程子始明性之為理而與張子皆  
氣質之說○氣質之性便是這箇天地之性却從那  
裏過○好底性如水氣質之性如殺此醬與地之性便  
滋味○又曰天地之氣質所以生性者理也其生者氣  
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不善則當如  
性也○勉齋黃氏曰學者知理之無不善則當如存養  
之功○知氣質之性是以氣稟言之○天地之性是以  
陳氏曰○氣質之性是以氣稟言之○天地之性是以  
質之中分別出氣質之性不離乎氣質之中○只是就  
氏曰○人未生以前不與相雜而言耳○雙峯那氣  
做性使在氣質中所以有善有不善此方喚做性○雙  
然性之本然惟有不善而已就氣質中指那本然者說  
則天地之性也若不分做兩箇性說則性之本然者說  
無分曉之則不是問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不知程  
子曰二之則不是問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不知程

一反以前此性亦存否曰不曾反時此性亦未嘗無且知  
一鄙吝人見殘疾也○鍾憐憫一強梁人見好人也○恭  
遜畢竟有箇性在內不知不覺忽然發見出來但人有  
氣質物欲之累則此性不能常存須於善反上做工夫  
方存得性是反之本體問反之工夫如何曰涵養體認克  
治充廣皆是反之之道譬如水被泥沙混了若加澄治  
則本然之清仍在孟子說夜氣便是使要使人涵養說四  
端及擴充便是使要體充廣獨有克治一邊却不曾說  
○新安陳氏曰論性不論氣是說孟子性善之說荀揚則  
但○不曾說破氣質論性不論氣是說孟子性善之說荀揚則  
全○不曾說破氣質論性不論氣是說孟子性善之說荀揚則  
備○不曾說破氣質論性不論氣是說孟子性善之說荀揚則  
氣○不曾說破氣質論性不論氣是說孟子性善之說荀揚則  
而○不曾說破氣質論性不論氣是說孟子性善之說荀揚則  
子○不曾說破氣質論性不論氣是說孟子性善之說荀揚則  
其○不曾說破氣質論性不論氣是說孟子性善之說荀揚則  
子○不曾說破氣質論性不論氣是說孟子性善之說荀揚則  
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

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去聲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反并察矯揉，入九之功。省察屬知，矯揉屬行。學者所當深玩也。問孟子程子論才字同異，朱子曰：才只一質，有善惡，故其才亦自有善惡。孟子自其同者言之，故以為稟於氣。大抵為出於性。程子則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為稟於氣。大抵孟子多，是專以性言，故以為性善。才亦無不善。到周程張子方說到氣上，要之須是兼二者言之。方備。○集註中以程子為主，而推其說以陰補孟子之不足，則於理無遺矣。○雲峯胡氏曰：程子就氣質上說，則情或有不善，不可無省察之功。才或不善，不可無矯揉之功。集註此矯揉二字，與此篇首章所謂矯揉，不同。首章是告子之說，以本然之性，必待矯揉而後可以為善。此則先儒

之說以氣質之性必加矯揉而後可變其不善二者正相反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願藉。

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問程

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與孟子之意不同。朱子曰：孟子只見得性善，便把才都做好善，不知有氣質之不同。程子說得較密。○新安陳氏曰：天之降才，與書所謂上帝降衷，文意略似。言非天賦以有為之才，如此殊異也。乃阻饑而陷溺其良心，賊其為善之才，而然耳。

今夫麩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溱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孰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

事之不齊也

夫音扶 疑音在 擾音憂 苦交反

疑大麥也

擾覆救

種也

韻會徐氏口布種後以

之開處後合曰

種曰至之時

謂當成熟之期也

磽瘠

曰薄也 新安陳氏

者多同 雖其間有多寡之不同者 則以地有肥瘠之分 兩露有有無之異 人事有勤惰之不齊故耳 以譬降亦 同而養其心與陷 溺其心有不同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新安陳氏曰凡同類

性善無不同此 提撥綱領處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簞也履之相似夫

下之足同也

賈音

簞旱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

必似足形不至成簞也

口之於味有同嗜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大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

新安陳氏曰易牙齊桓公臣能辨淄澠二水味此先也得我口之所嗜已為下才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張矣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卯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朱子曰：然是然，否之然。人之心同以為然者，義理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

穀食曰豢，豕、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上為

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

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

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

義理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朱子曰：理是此物

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便是義。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之意。思須如程子言處物為義，是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非處物為義，一句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蓋物之宜雖在外，而所以處之，使得其宜者，則在內也。○埋義為然，無有道下好者。又如人皆知君父之當事，我能盡忠盡孝，天下莫不以為當然。此心之同也。如今處一

件事苟當於理則此心必安人亦以為當然如此則其  
心悅乎不悅乎悅於心必矣○雲峯胡氏曰胡瑗養人之  
所同者也○新安陳氏曰此章大意以人心理義之同而  
悅之矣○此章大意以人心理義之同而  
見人性之皆善也聖人與聖人同此至善之性所以同  
此理義之心本同而未莫之同者陷溺其心故也能以  
理義養其心而不至陷溺其心則心得所養於理義得  
無味之味如悅芻豢有味之味其於希聖之學自將勉  
勉循循而欲罷不能矣始與聖人  
同者其終何患與聖人不同哉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  
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芽之  
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  
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藜五  
割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

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眾故失其美耳息生長

上聲也雙峯饒氏曰息下訓止息  
下同也總息便生故息又訓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

流行未嘗間上法徒玩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

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

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芽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

光潔而無草木也新安陳氏曰山以生物為性猶曰天  
地以生物為心謂為無材豈山之本

性哉此全是一起  
以譬喻下一節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  
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  
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



有枯亡之矣。枯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皆格「毒」反。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格，械下戒也。朱子曰：格如被不容他轉動，如將自家物失去了，反覆展轉也。謂蓋有互換更迭之意。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新安陳氏曰：物欲者，伐良心之斧斤也。然其日夜之間猶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形同反。若但其發見至微，而早晝所

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枯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

牛羊又牧之也。朱子曰：平旦之氣只是夜間息得許多時節，不與事物接，纔醒來便有得這些

清明之氣，此心自德地虛靜少，間纔與物接，依舊又汨沒了。書之所為既有以害其

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

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

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程子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廣而充之，化旦晝之所格為夜氣之所存，然後有以至於聖人也。○朱子曰：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旦之良心雖有枯亡，而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之生，人之良心設夜氣不足以存，蓋以夜氣至清，足以存此良心。平旦之良心亦清，亦足以存此良心。故其好惡與人相近，但此心存得不多時也。枯亡之人謂枯亡其夜氣，非也。謂枯亡其良心也。○

夜氣不足以存。皆是且晝所為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今只要去這好惡。上理會。日用間於這上見得分曉。旦晝理會。這裏有工夫。日間添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一分。日間只管進夜間。只管添。這氣便盛。○氣日裏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間。生底。為物欲。枯亡。隨手又耗散。了。夜間。生底。則聚在那裏。不曾耗散。所以養得那良心。譬如。夜間。生底。則聚在那裏。不曾耗散。所以養得那良心。出。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如攪動。至夜。稍靜。便有清水。時。此水。亦不能清矣。○人心。每日。枯於。事。物。雖。有。止。息。所。餘。無。幾。唯。夜。氣。靜。庶。可。以。少。存。耳。至。夜。氣。之。靜。而。猶。其。因。將。孟子。反。覆。熟。讀。方。看。得。出。後。看。程。子。說。夜。氣。之。思。道。理。自。見。○氣。與。理。本。相。依。且。晝。之。所。為。不。害。其。理。則。夜。氣。之。所。養。益。厚。夜。之。所。息。既。有。助。於。理。則。旦。晝。之。所。為。益。無。不。當。矣。日。間。枯。亡。者。寡。則。夜。氣。自。然。清。明。虛。靜。至。平。且。亦。然。至。且。晝。應。事。接。物。時。亦。莫。不。然。○夜。氣。是。母。所。息。者。是。子。蓋。所。息。者。本。自。微。了。旦。晝。只。管。枯。之。今日。枯。一。分。明日。枯。一。分。所謂。枯。之。反。覆。而。所。息。者。泯。

夜氣亦不足。以存。若能存。便是息。得仁。義之良心。仁。義之心。人所固有。但。放。而不知。求。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始有所。汨。沒。矣。是。雖。如。此。然。其。日。夜。之。所。息。至。於。平。旦。其氣。清。明。不。為。利。慾。所。昏。則。本。心。好。惡。猶。有。與。人。相。近。處。至。其。日。晝。之。所。為。又。有。以。枯。亡。之。反。覆。則。雖。有。這。些。夜。氣。亦。不。足。以。存。養。其。良。心。反。覆。只。是。循。環。夜。氣。不。足以。存。則。雖。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不。遠。故。下。文。復。云。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良。心。之。消。長。只在。得。其。養。與。失。其。養。爾。牛。山。之。木。不。常。美。矣。是。喻。人。仁。義。之。心。郊。於。大。國。斧。斤。伐。之。猶。人。之。不。常。美。矣。良。心。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便。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處。且。晝。之。枯。亡。則。云。所。謂。牛。羊。又。從。而。牧。之。雖。芽。蘖。之。萌。亦。且。戕。賊。無。餘。矣。○此。章。以。仁。義。之。良。心。為。主。其。存。其。亡。皆。以。心。言。之。下。文。引。孔。子。之。言。以。明。心。之。不。可。不。操。則。意。益。明。矣。但。日。夜。所。息。以。下。只。以。好。惡。相。近。為。良。心。之。萌。蘖。未。復。更。著。心。字。故。說。者。謂。氣。有。存。亡。而。欲。致。養。於。氣。誤。矣。○趙。氏。曰。仁。義。之。心。即。所。謂。性。也。○雲。峯。胡。氏。曰。此。章。以。山。木。喻。人。心。分。為。兩。段。每。段。皆。當。分。六。節。看。第。一。節。是。說。牛。山。之。木。本。來。自。美。喻。人。仁。義。之。

良心本來未嘗無第二節以斧斤之伐喻良心之放第  
二節謂萌蘖之生喻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言既伐之後  
其發至微此心之存甚不多如萌蘖之生甚不多也第  
四節謂萌蘖之生本自不多而牛羊又牧之喻夜氣之  
所存者本自不多而旦書所為之不善又措之也第五  
節謂向也猶有萌蘖之生今則濯濯無復存矣喻良心  
向也猶有與人所息者今則去禽獸不遠矣但本與良  
心皆有日夜之所息而惟於人曰夜氣者木之萌蘖一  
絕於牛羊既牧之後無復存者人之良心猶足以存所謂  
已絕於日之所為而夜無所為則其氣猶足以存所謂  
存者謂夜氣猶足以存其本然之良心也至於措之反  
濯則雖有夜氣亦不足以存矣第六節謂人但見其濯  
濯而不見其初也未嘗不美喻人但見其近於禽獸而  
不見其存乎人者未嘗無仁義之良心也林字與才字  
不同朱子以爲才字是就義理上說材字是就禽獸不遠則  
新安陳氏曰前言好惡與人近今遂去禽獸不遠則  
與人遠矣人見其如此而以為未嘗有能爲之才者此  
豈人性發而爲情之本然者哉此所謂才與情與前章  
乃若其情天之降才  
意同皆發於性者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朱子曰此段緊要在苟得其養四

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見得雖枯亡之餘有  
以養之則仁義之心即存緣是此心本不是外面取來  
乃是與生俱生下又說存養之要舉孔子之言操則存  
舍則亡見此良心其存亡只在心之操則存仁義在  
裏纔舍便失去若能知得常操之而勿放則良心常存  
夜之所息益有所養夜之所養愈深則旦書之所爲無  
非良心之發見矣○慶源輔氏曰此總結上二段意○  
新安陳氏曰斧斤伐牛羊牧山木之失養而消也放其  
良心所爲枯亡人心之失養而消也所以養其心者不  
外乎下文之操存而已此結上二段以起下文所引孔  
子語之意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舍音捨  
與平聲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矣其出入無定時亦

無定處如此北溪陳氏曰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

之便亡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去聲而

保守之難謂舍則亡保守之難者謂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

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新安

陳氏曰此集註推廣孟子言外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

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朱子曰心豈

指外而言入只指內而言只是要人操而存之耳非是

如物之散失而後收之也心是箇活物須是操守不

要放舍亡不是無只是走作逐物去了又見得心不操

則舍下出則入無閑愛可以安須惟心之謂與直指而

總結之○孟子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

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

之息雨露之潤他是要人於旦晝時不為事物所昏人

心能操則常存豈特夜半平旦○問范滂夫女讀孟子

子曰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伊川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

子却識心伊川此語是許之是不許之曰此女必大資

高見此心常湛然安定無出入然衆人所引夫之言是

通衆人論之心却是走作逐物孟子所引夫之言是

與其偶存於內者皆荒忽無常莫知其出而逐物於外

亦非此心既出而復自外入也亦曰逐物之心暫息則

此心未嘗不在內耳學者於此苟能操而存之則此心

不放而常為主於內矣○孔子此四句只是狀人之心

是箇難把捉底物事而人之不可不操出入便是上面

操存舍亡入則是在這裏出則是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

體也○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

體之流而入於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

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

亡。於是乎有動而流於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持係於人之操，曾如何耳。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係妄邪正，無所不備。○新安陳氏曰：敬以直內，本文未有此意。乃程子揭要義。○愚聞之師延平李曰：人理義之

心未嘗無唯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枯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

氣象自可見矣。潛室陳氏曰：此段境界，乃指示喪失良

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

反之也。雙峯饒氏曰：此章緊要在三箇存字。首說存乎

說衆人不能存此心。終說操則存，是教人用力以存此心。○雲峯胡氏曰：集註論浩氣，則以為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當潛心而玩索。此論夜氣，則以為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蓋此兩氣，字前此未發，而孟子發之。

浩氣謂是氣之體段。人皆得之於天地以生者。夜氣則從浩氣中說。夜間又清明如此。非有二氣也。浩氣是統說，夜氣則為人之放其良心者。說聖人志氣當清明，無放心。故無夜氣。若學者尤宜深省。不但常玩索而已。○東陽許氏曰：浩然章論養氣，而以心為主。此章論養心，而以氣為驗。曰：志者氣之帥，故謂以心為主。曰：平旦好惡與人相近，故謂以氣為驗。養心固戒其枯亡，驗其所息。知夫義而集之者，乃心也。養心固戒其枯亡，驗其所息。而可致力者，則氣也。彼欲養而無暴，以充吾仁義之氣。此欲因氣之息以養吾仁義之心。兩章之持，忘操心之意，未嘗不同。而氣則有在身在天之異。然未始不相為用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

聲暴步上  
反見音現

暴温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

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

如之何哉西山真氏曰人主之心養之以義理則明蔽

之以陰則悴孟子於齊王引以當道王秉彛之心其端

倪亦有時而萌動矣而進見之時少理義浸灌之益微

退而蔽之以私欲者何可勝既雖有如萌芽之發旋復

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

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

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

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

弈圍碁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

繫矢而射也雙峯饒氏曰心之所主者言志以所向者

心之所向直到那田地○新安陳氏曰此章前一壁謂

交脩者不得常用其力後一壁謂自脩者不肯專用其

力意孟子之於齊王既進見時少無以勝衆邪之交蔽

而齊王之於孟子又聽信不專有以分其心於多岐故

設兩譬以言之前言王之不知後言智不若○程子為

固群邪寒之者之罪亦自瀉鵠其心之罪也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

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

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

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去聲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去聲常少而亂日多。蓋以此也。南軒張氏曰：物固有生之理，然不養而害則雖易生之物亦不能以長。是則物未有不待養而能生者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則養之也微而害之者深矣。則其生則博求賢才，實諸左右，朝夕與處而遠佞人，所以養德也。豈獨人君為然？一暴十寒之病，為士者其可一日而獨不念乎？然其要則在乎專心致志而已。尊心致志，學之大方居敬道也。慶源輔氏曰：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養德之道。必如是，然後君德成而治有本。庶幾三代可復，不然雖欲言治亦苟而已。○雲峯胡氏曰：此章首末言智，集註不及之。獨知范氏之言：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則人主之智與不智在乎所養之正與不正耳。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合上聲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朱子曰：生則舍死而取生，義在於死則舍生而取死。○問：生於心，義道心乎？曰：欲生惡死，人心也。惟義所在，道心也。權

輕重却又足義。慶源輔氏曰：利害之常情，私欲也。秉  
彝之良心，天理也。孟子只就欲惡二者中分別出天理  
人欲最明切。新安陳氏曰：人遇死生之大變，欲全生  
則害義，欲合義則不得生。與其不義而生，不若合義而  
死。是義之可欲，有甚於生之可欲。故不為苟得，以偷生  
不義之可惡，有甚於死之可惡。故甘死而不肯避死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  
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  
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慶源輔氏曰：偷  
免此兩字，說盡私情之意。象惟其不然，則知秉彝之良  
心乃吾所固有，而利害之私情乃因物而旋生出耳。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慶源  
輔氏

曰由是之是蓋指秉  
彝之良心而言也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  
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  
聲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汨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  
者能存之而不喪耳。慶源輔氏曰：羞惡之心，即所謂秉  
彝之良心也。秉彝之良心，是指其  
全體而言，羞惡之心，則又於全  
體之中，指其所謂義者言之也。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  
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噉呼故  
反，蹴子六反。

且木器也，噉出當沒，啐死內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  
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



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

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慶源輔氏曰路

微賤者也。單食豆羹。生死所繫。利害之至。急於此而猶惡無禮。寧舍之而不食。則羞惡之本心所惡有甚於生死者。可見人無有無是心者也。言羞惡而併及夫欲者。羞惡則固為惡矣。及反之而不羞惡焉者。則是所欲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

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待我與為去聲與平聲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新安陳氏曰萬

鍾對單巨而言。彼物之微也。尚惡無禮非義不可食而不受。此物之富者乃不辨禮義而受之。吾身受用不假萬鍾之富。是萬鍾於吾身其實何所加益哉。

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

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

之由此三者新安陳氏曰人之喪其良心固不止於成

類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或曰萬鍾於我何加焉。他日或為利害所昏。當反思其初則不為所動矣。朱子曰此是克之方。然所以克之者須是有本領。後臨時方知克去得。不然臨時比並又却是擇利處去耳。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

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

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為並

之為如字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

不肯受葷蔬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東陽許氏曰：三鄉一讀言，鄉為辱身失義之故，尚不受葷蔬之食，以救身之死。今乃為身外之物，施惠於人，而受失義之祿乎？可謂無良矣。○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反朱子曰：此章孟子所論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得我三者，或非燭理素明，涵養素定，而臨事有省察之功，未嘗不以此而易彼也。○慶源輔氏曰：羞惡之心，雖人之所固有，但危迫之際，私欲未肆，三者之念，都未萌發，故天理之發，其不可遏，有如此者，至於宴安之時，私欲紛紜，展轉不已，以至計較豐約，鄰忘義理之心，乃其勢之使然也。新安陳氏曰：此章前一歲反覆發明，全生取義是矣。

說人當託孤寄命之大節時事。中間食羹不受，是說一飲食之小節時事。然其能決一死以全義，則無分於大小也。不食非禮之食，蓋是指此以證人皆有羞惡之心。以實上文人能舍生取義之意。集註謂：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亦併前一截舍生取義處論之。古之君子當舍生取義時，非徒感慨殺身，實能從容就義。如張巡死於睢陽之類，所謂危迫乃事勢之危迫，非謂舍生就死者之蒼黃失措也。不受非禮之食，而如齊餓者不受嗟來之食之類，古來真有此等義人，於宴安之時，蓋危迫之際，而又不謂有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者，蓋危迫之際，物欲不萌，義理之心，感發有不可遏，故往往能決死生。若宴安之時，物欲易行，私意何極，義理之心，多至迷溺，故或不免於計較豐約，亦勢使然也。人能於此省察之，則知所以過人，欲而擴天理矣。又是不可以已乎？最喚醒人，人之不能為君子，多是不得已而為之。今此三者，豈不可以已而為之乎？此之謂不失本心。尤斷制得明白，失其本心，與前所謂賢者能勿喪耳。正相反，賢者惟克去私欲，故能勿喪其良心。衆人惟於私欲，故至於失其本心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上仁則其生之性是

也朱子曰生之性是愛之理也勉齋黃氏曰心是穀

須認得生理而未生也若陽氣發動生之性便是理謂其

是物穀種亦是物只是物之生理便有生理者爾然便指心為

仁則不可但心中只是物之生理便以穀種為仁亦不可

但穀種中亦含此生理穀不過是穀實結成而穀之所

以纜播種而便萌蘖者蓋以其有生之性心不過是血

氣做成而心之所以有運動則恒處亦以其有生之性

於二者之與穀種惟其有生之性故謂之仁而仁則非枯

言程子又恐人以人心為仁故即穀種而言○新安陳

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

其切於已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見其為此身醜酢

昨音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此失字即是下文放字

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

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人以仁也心是

通貫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泊於物欲則雖有

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准用功親切者為能復之孟子

失其本心之妙而然耳則仁字亦須畧有分別○是

西山真氏曰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直以為人心者蓋

有此心即有此仁心而不仁即非仁矣孔門言仁多矣

皆指其功用處而言此則與全體使人知心中庸言仁者

即心而不可用處而視之也○雲峯胡氏曰中庸言仁者

人身也此字指人之身而言此則直指人之身而言

切此言心則見生理之具於人而心切矣義者

種又具此生理而未生者也視中庸又觀切矣

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

道而不可須臾舍聲矣朱子曰人心是就心上言義

人路是就事上言○潛室陳氏

曰或問孟子謂道若大路然又曰義人路也道為義體義為道用均謂之路何耶曰道義人路也謂事事物物各上當行之路義亦言路者謂處事處物各就他當行路義之猶路無其往來必由此孟子言意別處無目者也不知路在外出入往來必由乎我事之自在外而所以行事而酌其宜者在乎心於此見得字自包得義字故下文求放心但言仁而不及義也

全且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今平聲人惕然有深省悉井反處胡雲峯

曰兩其字即是上文兩人字蓋曰人心人路則禽獸無是心亦無是路矣人舍其為人之路而不由放其為人之心而不知求則不可謂之人矣不可謂之人則謂之何哉此孟子所以深哀之○新安陳氏曰上文先仁而後義由體而及用此先路而後心由用而歸之體也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

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朱子曰

有未必可求者惟是心纔求則便在未有求而不可得者知其為放而求之則不放矣○字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更會甚仁今人之心靜時昏動時擾亂便是放了放心不獨是走作也○心纔昏睡去了便是放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

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慶源輔氏曰能求其心則

理之流行而應事接物之際必能合時措之宜故曰義在其中蓋有體必有用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

能如是則起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

昧放逸新安陳氏曰靜時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

所發明矣朱子曰學問亦多端矣而孟子直以為無他

能何用焉且如中庸言學問思辨四者甚切然使放心

不用工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

然有契○求放心也○不是在外○面求○得箇放心○來○只是

求時便在○如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了○

去○千○萬○里○之○遠○只○一○心○求○一○心○在○此○他○本○無○是○已○收○之○心○雖○放

心○當○於○未○放○之○前○看○如○何○已○放○之○後○看○如○何○復○得○了○又

看○是○如○何○作○三○節○看○後○自○然○有○熟○此○心○不○至○於○放○心○

子○謂○學○問○求○放○心○又○謂○有○是○四○端○知○皆○擴○而○充○之○說○得

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

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蔡○氏○曰○或○者○但○見○孟○子○有○無

他○而○已○矣○之○語○便○立○為○不○必○讀○書○窮○理○只○要○存○本○心○之

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放○心○而○已○正○所○以○發○明○孟○子

說○所○以○卒○流○於○異○學○此○指○陸○象○山○集○註○謂○學○問○之○事○因

失○本○意○以○示○異○學○之○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

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

學○而○上○達○也○朱子曰所謂反覆入身來不是將已縱出

之○陽○面○新○將○來○復○生○蓋○舊○底○已○過○去○了○這○裏○自○然○生

出○來○只○是○知○求○則○心○便○在○更○是○須○過○去○身○來○○上○有○學

問○二○字○不○只○是○求○放○心○便○付○看○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

上○達○二○句○這○是○存○得○此○心○方○可○做○去○必○不○是○塊○然○空○守

得○這○心○便○了○○微○庵○程○氏○曰○尋○向○上○去○者○下○學○也○能○向

上○去○者○上○達○也○○雲○峯○胡○氏○曰○尋○向○上○去○者○下○學○也○能○向

此○心○不○可○為○流○蕩○忘○及○之○心○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

上○達○蓋○必○由○下○學○巧○後○上○達○則○此○心○又○不○可○為○虛○空○無○用

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

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南軒張氏曰學問之道以求

放○心○為○主○然○心○豈○遠○人○哉○知

其效而求之則在是矣所謂放者其幾間不容息故君子造次克念戰兢自持所以收其放而存之也存之則天理復明是心之體將周流而無所蔽矣以堯舜禹相授受之際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則人心之微豈外是哉故貴於精一而已○雙峯饒氏曰上文說一仁人心也故求放心做義理之心不應昏放則只說從知覺上去恐與仁人心也不相接了曩嘗以此質之勉齋勉齋云此章言仁人心是言仁乃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廣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字脈絡聯貫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箇心字脈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今讀者不以仁言心非矣○新安陳氏曰仁者人之本心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故○新安陳氏必不能由義以達其用矣求放心即所以求仁也學問者求仁之方求仁上也是一章有四心字皆是指仁而言文是歸宿在求仁上也

理血脉甚貫讀之可見又按於心人欲也求放心過人欲而存天理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疼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為去聲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久則知惡之心不若久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南軒張氏曰人與聖人者陷溺之故也心不若人而不知惡之必求所以免於惡蓋有須臾不遑寧處者矣○新安陳氏曰此承上章以雞犬與心相盼輕重而言下二章亦以類相方而加切焉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

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兩木名南軒張氏曰愛其身

必思所以養之古之人理義以養其心以至動作起居

聲音笑貌之間莫不有養之法所以尊德性道問學

以致其身知所養則自士而為賢為聖亦循循可進矣弗

思則待其身魯一草木之不若滔滔皆是也○新安陳

氏曰苟一思之則思吾之一身三綱五常繫焉四端萬

善備焉必思所以養之養之道道養心以養其內謹九

容之類以養其外使吾身為仁義禮智根心見面蓋背

之身非徒養其口體血氣之身而已也此章身字內包心外包動容周旋而言

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新安陳氏曰無所不愛曰兼愛無

愛兼養意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

審其輕重而已矣趙氏曰人之於身無所不愛則固當

且大者則善養其賤且小者則不善此豈待他人言之

而後知哉則亦反之於身而審其輕重於心焉則自知

矣○新安陳氏曰輕重即下文所謂貴賤小大是也

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

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櫟養其楸棘則為賤場師焉舍上聲櫟音價楸音

貳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楨棘小窳。非

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有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新安陳氏曰。一指肩者。有小大。

之分。故借以旁證小體大體。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為去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

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

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朱子曰。此章言身則心具焉。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

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此數句說得倒了也。自難曉。意

謂他飲食之人。真無所失。則口腹之養。本無害。然人肩

胛理會。口腹則必有所失。無疑。是當知養其大體。而

以口腹底。他自會去討喫。不到得餓了也。雙峯饒氏曰。

大小。莫專養小體。若才養目。便貪色。才養耳。便貪聲。才

養口。便貪味。必至害其大體。又曰。無以小害大。不是教

人養其大者。而不養其小者。若養其小者。而不失其大

者。則小者不為大者之累。便是。不以小害大。○新安陳

氏曰。此章言人當以養心志為重。養口體為輕。非謂養

心志者。不養口體也。養心志。則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

雖饑。食渴飲。與常人同。而食所當食。飲所當飲。自與常

人異。若專養口體。則人心愈危。道心愈微。不至於窮口

腹之欲。而滅天理者。鮮矣。孟子於此。欲人不

養小。以失大。蓋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



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釣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新安陳氏曰心能為

身之主使耳目從心之令者大人也心不能為身之主反聽命於耳目而從其欲者小人也

曰釣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問蔽是遮蔽如目之視色從他

去時便是為他所遮蔽若能思則視其所當視不視其所不當視則不為他所蔽矣朱子曰然若不思則耳目亦是一物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

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耳三者謂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

為大人也朱子曰物交物上物字指外物下物字指耳目

為大體君子曰常於思處用工能不安思是能先立其大者然後耳目之小者不能奪此句最有力且看他下箇立字是也立者是要卓然豎起此心使自立於所當敬引去不是做是底却是思然須是思方得若不思却事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

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  
義為短故且從今本是○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  
無垠銀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杜兮米  
必為三才曰惟心爾雲峯胡氏曰堪輿謂天地言至小不  
過如太倉一粒稊米而已然人之體豈不其大往古來  
也參為三才者惟在此心之心之體豈不其大往古來  
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雲峯胡氏曰此言此  
從人有之若純乎義理則是從其大體若役於形氣則是  
人之小體彼禽獸之心終日役役不過飲食牝牡而已  
本可以參天地而役於小者不能異乎禽獸亦獨何哉  
而思矣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去聲抵隙反為厥心  
病雲峯胡氏曰此言口欲味目欲色耳欲聲四一心之  
欲欲安佚本心微有間隙彼則乘之而入矣

微眾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平聲希雲峯胡氏曰此言  
微者甚微而役於形氣者甚眾以彼之眾攻我之君子存  
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雲峯胡氏曰前八句  
體此四句是說大人之從其大體曰誠曰念曰敬念即  
思之謂而敬即存誠之方也一誠足以消鳥偽一敬足以  
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天君泰然是  
先立乎其大者百體從令是朱子曰范師曰  
之箴蓋得其旨未可易之也愚故從而釋之云先師曰  
苟外以耳目為天官心為天君又曰心者形之君也出  
其大者則此心卓然能為耳目之君而從其大體所謂  
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者也不能先立乎其大者則退然  
方聽命於耳目而從其小體所謂為形役者也立之  
如何亦曰極而存之使  
得其能思之職而已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善養德此天

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南軒張氏曰仁義又言

二者雙峯饒氏曰仁義人人有之忠信樂善人所當勉須忠信樂善仁義方為我有乃為可貴○新安陳氏曰樂善即樂此仁義也信不倦者樂之至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為吾分去聲之所當然者且人爵從之蓋不

待求之而自至也南軒張氏曰古之人脩其天爵而已

理則然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

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平聲

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

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朱子曰孟子時人尚脩天爵以要人爵後世皆廢天爵以要人爵○問脩天爵以要人爵者雖曰脩之實已棄之矣矣何待於得人爵而後始謂之棄邪曰若是者猶五霸之假仁猶愈於不假不脩者耳○南軒張氏曰古之士脩身於下無一毫求於其君之心而人君求賢於上每懷不及之意上下皆皆之二天理是以人才衆多而天下治遠德之衰在下者微名而要利在上者徇名而忘實而人才治懷矣降及後世則使仁義忠信取士而乃求之於文藝之間自後提之章則使才何怪其難哉○新安陳氏曰無所為而為善者誠也故堅守而不移有所為而為善者偽也故得所求而遂已或曰脩其天爵亦有人爵不從之者棄其天爵亦有人爵終不亡者何也曰脩天爵自有得人爵之理棄天爵自有亡人爵之理其不得者上之遺賢其不亡者下之僥倖豈常理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

也趙孟晉卿也新安倪氏曰晉趙氏世呼趙孟如晉氏世呼智伯晉為盟主趙氏世卿故當時

謂趙孟能賤貴人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

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

膏粱之味也今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

聲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梁美穀令

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

著皆所謂良貴也新安陳氏曰兩不願字即中庸不願

自無所慕乎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南軒張

真知其貴矣起者則見外誘之不足慕矣惟不知在已

何預焉得於下者公理而求於人者私欲也今聞廣譽

君子非有欲之之心飽乎仁義則聞譽自至猶言為善

有令名理之固然者也雲峯胡氏曰上章一要字是

氏曰世重此章兩不願字是內重而外輕東陽許

皆曰世重此章兩不願字是內重而外輕東陽許

命此則義理之命各命乃氣數之命孟子前章尚有

爵下兩不願字是不將這箇為念矣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  
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  
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  
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  
深助於不仁者也朱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  
其易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若甚難以事言之則  
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慾甚難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  
天理却甚易蓋纒是蹉失一兩件事使被邪來勝將去  
若以正勝邪則須是做得分工夫方勝得他然猶自  
恐怕勝他未盡正如人身正  
氣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

亦終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彀古  
反彀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

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新安陳氏曰二節兩學者  
字一謂學射者一謂學匠  
者○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下同是則無以

教子弟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况聖人之道乎南軒  
氏

曰學者之於道其為有漸其進有序自洒掃應對至於  
禮儀之三百威儀之三千猶木之有規矩也亦循序乎此  
而已至於洒掃應對之事則在其人所得何如形而上者  
固不外乎洒掃應對之間也舍是以求道是猶舍規矩  
以求巧也○慶源輔氏曰射者志於彀而真積力久則  
善中矣下者守乎規矩而真積力久則能巧矣教者與

受教者洽教而言中洽規矩而善也○雙峯鏡  
氏口聖門教人定法無如一部大學○吳寧胡氏曰此  
章與離婁篇首章相似彼謂治天下不可無法  
無法此謂師之教弟子之學皆不可無法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一



